

方言撷趣

“岚”与“峦”

彭守业

在胶东,过去有不少生长着柞栎等灌木的地方(有的里面也有松树、刺槐等乔木),人们习惯上称这种地方为“柴lan子”或“lan子”。这些“柴lan子”多位于丘陵山坳,也有的位于平地或低洼处,太高处一般没有,秋天农民们都进去砍烧柴。

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开始后,这些“lan子”多被开垦,所剩无几。这个“lan”,人们写作“岚”,书面语是“山岚”。过去,山岚是农民很重要的生活资料,那时的地契及土改时的《土地房产证》等资料上面,都详细地记载着农户土地及山岚的情况。

《栖霞文史资料》中,对牟二黑子家族的财产情况是这样记述的:牟家在鼎盛时期,拥有土地六万亩,山岚十二万亩,佃户村一百五十多个,各种房屋五千五百余间,仅其住宅就达到四百八十余间。

前不久,笔者受邀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峰村编修村志。该村一个叫“张家lan子”的地方,里面生长着灌木和刺槐等树木,我写作“张家岚子”,同时将出柴草的山地写作“山岚”。村志审核稿发下去后,有一位文史知识丰富的退休教师看得很仔细、认真,他将“张家岚子”改为“张家峦子”,将“山岚”改为“山峦”,而且批注:“岚”是山间的雾气(对胶东民俗颇有研究的龙口人王东超先生曾写过《“岚”还是“峦”? 黄县话缠夹不清》一文,持相同观点)。我感到很惊讶,急忙查找工具书,还真是这么解释的,而且只有这么一种。过去在读古文时,有时遇到“夕岚”“晓岚”“岚岫”之类含“岚”字的词,感觉比较高雅,不是“出柴草的地方”,但从没往“山间的雾气”上想。

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,同学中有的教大学,有的教中学,我与两位对汉语言研究颇多的同学探讨这个问题。他们与我的反应一样,都说:“难道过去我们都写错了?”我又在一个文史群里探讨这个问题,并找了外地十多位微信好友交流探讨,了解到,整个胶东都将出柴草的地方写作“山岚”,西面的潍坊也这么写,但安徽、甘肃等地的微信友好说,他们没有这么写的,日照也不这么写,胶东东部移民到辽宁省东港市的人,有说“山lan子”的,但“lan”是哪个字却说不准,估计这种叫法是受胶东移民影响。

调查结果说明,“lan子”是方言,省外基本没有这么说的,即使在山东省内,也只有胶东及潍坊一带这么说,而“岚”只是个替代字。我认为,如果说“岚”这个替代字不准确,也不能用“峦”,因为“峦”指山峰,胶东一带的“山lan”强调的是山上的柞栎等柴草,而“山峦”强调的是山峰,不是一回事。长峰村的“张家lan子”,是说这片出柴草的地方过去是张家的,而不是说山峰是张家的。而且“峦”是书面语言,在胶东人的口语里没有用它的,更没有“峦子”的说法。如果这么

说,似乎将“lan”的替代字写作“栏”,更合适一些,但如果写作“山栏”“柴栏子”,胶东人能接受吗?

在胶东有很多叫“岚”的地方,烟台市莱山区有一个柞岚村,意指该村周围山丘上生长着不少柞树;我们村有一个叫“小岚”的地名,是一块一亩多地、上面长着柞栎的地方;莱西市有一个“柴岚村”,《莱西市志》是这样介绍该村的:“村外有土岭,岭上草木丛生,被称为柴禾岚子,村以此得名柴岚。”这就更有说服力了。

因此,我认为:无论是早期的《新华字典》,还是后来的《辞海》《词源》等工具书对“岚”的解释都有局限性,没有反映出它还有“出柴草的地方”这层意思。闽南一带称房子为“厝”,工具书收录了,而对胶东一带称出柴草的地方为“岚”却没收录,是因为编者不了解。这也不奇怪,工具书经常再版,每次再版都需修改、补充、完善。过去渤海与黄海没有明确的分界线,说烟台位于渤海之滨是可以的。后来国家将黄渤海的分界线确定为蓬莱沿庙岛群岛至旅顺口一线,但30多年前修的《词源》还说烟台位于渤海之滨就错了,当时烟台有人在报纸上批评《词源》编辑部傲慢,错了也不改。我说:“他们也许不是傲慢,而是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。”

再比如“芥”字,几乎仅限于山东省范围内使用,在南方和东北等地没有多少人认识。我小时候《新华字典》上的解释是“洼地,多用于地名。大芥、刘家芥、马草芥都在山东省”。大芥在莱阳,刘家芥在牟平,马草芥村就是我的家乡,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个解释正确。30多年前,有关部门组织编修《辞源》时,为了弄清“芥”的含义,曾特地派专家来山东省实地考察,最后给“芥”重新定义:指两山之间的沟。我有位同学是牟平丁家芥村,他认为这个解释对,说他们村就是这种情况。又有人说,烟台有“前七芥村”和“后七芥村”,这“七芥”指8座山之间的7条沟。这之前还有一个折中性解释:两山之间的洼地。

我个人认为这三种解释应该都对:我们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,只有洼地,没有山,村里还有“埠子芥”“岔芥”两个小地名,也都是洼地。工具书应该将这三种解释都收录,而不能挂一漏二。

我认为对工具书要尊重,但不能迷信。我们胶东人上千年来一直写“山岚草场”,现在不能因为工具书没有这方面的解释就不写了,所以在《长峰村志》里,我认为应写作“张家岚子”和“山岚”。如有可能,我将设法与《词源》等工具书编辑部沟通,争取将来再版时,“岚”字下面再加一条:山东东部一带称出柴草的地方,如“山岚”“柴岚子”等。

笔者学识浅薄,一家之言未必正确,望方家参与探讨并指正。

乡村记忆

量地的故事

孙英山

我们的村庄在山区,山脉一座连着一座,远的在村庄4公里外。山岚众多,土地稀少,那些大山上的山瘠薄地从山根到半山腰,都是花岗岩石头垒就的一层一层的梯田。

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土地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。民以食为天,食以地为根。在过去,父辈祖辈一辈子都在这片黑土地上披星戴月、摸爬滚打。手里积攒节省下来的铜板,首先考虑的是为子女购置土地,扩大耕种面积,向土地要粮食,在泥土里掘金。

前几天翻动家中老一辈留下的一些遗物,看到一卷用羊皮纸包裹的东西。打开一看,一张上世纪20年代晚期爷爷购买土地的地契映入了我的眼帘。那是爷爷多少年省吃俭用,用汗水攒下的20个大洋购买周家土地的地契。手捧契单,思绪良久,感慨万千,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

社会在发展变化。从一家一户的单干,到前期的互助组,再到合作社,从小家到大家,合并成一个大集体。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,村里成立了荆山社和荆阳社两个大社,再后来发展合并为荆阳大队,下设6个生产小队。分队要重新统一划分土地。大队长、会计、保管等一套量地班子,需要上山按地片对全村的土地一块一块仔细丈量。

土地是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等级分类丈量的。量完后用高粱秸秆劈开一段段用毛笔写上几级地,几亩几分地,在地头插上一个大牌作为标记。

有一天,丈量人员来到小桂山丈量土地。山前坡山势陡峭,荆棘丛生。早年,会计丈量土地不使用米尺,一般都用“步弓”。也有使用“丈杆”,这是古代丈量土地的两种木制工具。“步弓”,形似“冉”字,有柄,略于弓形,两足间相距一步,故名“步弓”。测量时,手持上面与腰齐平的木柄,向前倒着量。

“丈杆”,折叠式,中间一个旋,合为5尺,放开为1丈,故名

“丈杆”。两种工具亦可兼用。丈量土地从上地头量到下地头,从地外边量到地里边,得出长和宽的米数。计算土地的亩数换算:1亩等于60平方丈,等于6000平方尺,1亩等于666.667平方米。

实际上,会计们平常求亩数,一般不用这个数值求,而是用更简易的计算方法。公式是:长(米)×宽(米)×0.0015=(亩)。据了解民间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口诀来计算:平方米换算为亩,计算口诀为:加半左移三。1平方米=0.0015亩。如:128平方米等于多少亩?计算方法是,先用128+128的一半:128+64=192,再把小数点左移三位,即得出亩数为0.192亩。

小桂山的地,原来是我的邻居孙忠信家的老地,一块一块的,大略有50多块。他家种了一辈子的地,到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块,据说总共有2亩多地。那天,会计量地也犯了难,“步弓”“丈杆”都用不上。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,地块太小了。巴掌大小,蒲团大小,粪篓大小,一块一块,小得可怜。有的只能栽一棵方瓜,怎么量?老虎吃天无处下口。大家思考良久,队长说:“实在没有办法,不行就数数地块,最后折合一下。”大家也随声附和同意了队长的意见。于是,几个人分头从小桂山的中间到半山腰,东西两面数了起来。从一块、两块、三块数到一十、二十、三十……爬着山坡,瞅着地块,数着数着,就乱了套,有没数的,有数过的。最后,稀里糊涂加起来,到底也不知道是多少块。

这时候,一位在山上掐山麻楂、五十多岁的邻居大嫂,掐满了一篓子准备下山,手按着放在地上的篓子说:“这可从哪儿下?”因为山势突兀凹陷,起伏不平,根本没有路,上山容易下山难啊。一位量地的、五十多岁、喜欢开玩笑的老人听后,随手从山坡上薅了一把网状的、软绵绵的、名叫穷山网的山草,用手挽了挽形似鸟窝,放在了地上。他接着那个大嫂的话茬说:“就在这儿下吧。”两个人的玩笑对话,引起大家一阵哄笑。实话实说,当年那么多的小地块怎么能有一个确切的数目呢?殊不知,原来在掐菜大嫂菜篓子底下还压着一块地呢。

说起来是笑话,听起来是故事。当年丈量土地数地块发生的那些往事,虽然距今已经60多年了,但是今天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感慨不已。